

岳東海先生文稿

上篇 二三

16  
740  
2





乎宋元先民之典。真諸照鏡。上古之言。見諸列眉。秋  
毫不失。雖未不違皮裡。名分若視見垣。一方人哉。而  
明人伯仁。鷓目之大將。與何為眎。不若鼠拭。皆接物  
昏昏昧昧。摸蘓是類。豈唯形骸有盲乎。蕭條君形者  
暝焉。迺不能不皮裡。名分如懸象有列。瞽史貞觀者  
舉彼錯此。舉此錯彼。身體支節多亂。其目是取其所  
見。合會為人。非妖即怪。人見掩目而走。幸莫合會之  
者耳。而不內自省。盱盱高眎。高目所見。載之方策。奚  
翅不似丘明之書。後昆之鑑哉。噫。伯仁又矇人也。而

後進之士。不知離朱師曠。畫規之目均之。無見獨眩。  
白黑分明。以為神心。亦復然。扶爾炤炤。眸子代之。以  
夫腐肉之非乎。一人仰之。二人嚮之。衆人允若之。受  
其黜闇。不顧皮裡。名分出於明王。目力者卒以湮滅。  
出于伯仁。高目者卒以較著。徒有瞳子而已。天下滔  
滔喪其明焉。群瞽累累。居其晦焉。乃我生此世。亦若  
河魚不得明目也。久矣。幸窺見伯仁之沙石。歲之即  
用去之。博覽舊章。究察先言。頌論形軀。討論文理。明  
王竭目力之迹。皮裡名分。粲然猶觀火也。斯著此書。

欲使夫人復歸於明焉。然舊之甘瞑於幽冥之室，不  
嘗與日月之光卒然排之，戶牖愕然按劍而立，則稍  
稍喜得輝燭，一旦側目排之者乎。然人命至重矣，鍼  
石相之不可以已也。伯鱗氏欲發衆人之蒙言其所  
見如此。

送陰文熙之駿城序

天下之情馭于此矣。天下之人歸于此矣。而以爲  
神祖丕績獨於跨馬者耳。日布置心之存已吾聞  
聖壽七十有餘，大小百有餘戰，然而初有卯大之地。

而介磐石之邦，欲以歐其敵，先見歐以滅疆，斥蠶食  
英雄方據，又徒任力爭，如手撲群蠱，及龍興之兆，猶  
同惡連合，我危懼關原，且自初至中，霸王接武，起抗  
距者，赤族即聖謀神策，爲雌爲雄，若怒若懷，要有  
達夫衆情，服夫衆情，使天下靜思子歸一父也。跨馬  
抑其末矣。文熙嘗談若是，亦惑若是，夫知天下之情  
言天下之情，聞天下之人，感天下之人，詩人蓋難焉。  
文熙取衆情，糾組之，文辭使當身之人，聞必垂涕，洩  
其才賢於人也。故感神祖丕績，復亦賢於人也。

神祖中在駮城竟以登遐文熙適于此素其所感也逢若甘棠之樹置金延士退嗇夫諫之地或吉日或藉田及騎龍去之所愈益感發詩其懷古不覺爲頌文熙莫謂吾陪臣可懼焉以祕率土之人盡稱天矣文熙之詩又足感人乃夫迷者見之必感而知神祖丕績子歸一父故永永哉以答處昇平之恩

送戒傳師序

蓋師年未二十之時辭其師來于東都居業已垂十年矣今歲其師來自北越則携師歸爲首座其弟子

云融曰東都既庶且富矣丈夫無不美室甘食下射投壺博戲蹋鞠乎女子無不鼓琴瑟設形容衣文繡躡朱履乎靡靡影響相從相競孰令孰教人之好樂焉實維天性哉且習以爲常也不遑內省焉中庸以下奈何其得疑也抑世上知不移者鮮哉乃浮屠氏從邊陸山林來初見之以爲美哉祭祭乎彼何人斯王侯乎姬姜乎樂是土也鑠我道者也靡見不競競靡聞不戰戰輒閉一室不窺外有事不可已焉一出乎都下再出乎都下卒謂既往之非守身朞月而已

三年至觀其服則浮屠氏與察其行則都人士與不  
可以辨焉猶螟蛉之於螺贏者將與幾人而師亦人  
也處之豈如鳥獸魚鱉乘軒在牢檻被文在桎梏具  
大牢不若食鱠鮓駭五色五聲而走而飛而下入邪  
而連牆比隣與之偕垂十年之淹矣無顧喪喪己於  
物失性於俗及及然守身之勞皜然泥而不滓與從  
邊陸山林來之時獨無異矣其志嚶嚶然旁通諸子  
百家之書約之以浮屠之道假年而觀歟成稱大師  
而成徒爰待問者之從容大鳴小鳴我叩兩端盡其

聲乎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固陋而寡聞文者不服  
矣華而不實質者不信也不亦難乎文質擇之非所  
以弘道也不我所及而欲罷亦不能矣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何必華山綠耳而致遠乎則發憤忘食夜以  
繼日是美室甘食卜射投壺博戲踟鞠何暇度幾之  
與得然而樂之人天性也而心不在焉然則於浮屠  
之道既已得之也有至樂之所而夫鼓琴瑟設形容  
衣文繡躡朱履居恒見之尚未足樂焉而亦如是乎  
然而道也就師受業既竭吾才窮日之力而知之念

猶未也而况乎離逝爾師之久矣若乃文書能問之  
觀於道之一隅以三隅反而知之北越數百里之遠  
往來之難矣又謂異日嘗在師所善問而知之時猶  
幼也而於人之好之天性者卒不動心矣之人也之  
德也苟上知不移者也與哉宜乎其師以爲彼常見  
粉華盛麗也河潤百里不能不沮洳焉吁已賊夫人  
之子哉今禁扞格而不勝與唯首是疾則來見之一  
無鳴鼓而攻之顧反諸弟子莫師若也則爽然自失  
且大喜曰雖無師輔豪傑猶興矣始吾徒相人於此

與改是遂稱高足弟子則師至于北越爲世固上知  
不移者鮮矣故諸弟子始藉使以爲吾聞東都人士  
之樂何以久遊乎其間得戰勝而肥乎斯師也亦瘠  
耳稍稍而曰是天資浮游塵埃之外而蟬脫五官之  
役者又何怪焉淺之故舊而有若人何見之晚也不  
僭不賤鮮不爲則我幸得此益友哉雖無其師命延  
師上座貴寵之可豫知也師面錫其師之褒譽歸取  
諸弟子之欣戴也尚且已孰知其道其爲首座非徵  
幸哉矧已有質之美即載大志行也比及四十五十

稱大師而成徒者也豈唯今日之舉如是而已矣哉

送松君子祭之浪華序

秋生來見融使石生見融乃曰勉甘菽水顧父母居  
日離芬華不離經藝予久之周旋又寡言裁應適曰  
方為親仕身臨井臼自非公事無非典籍二人同師  
游如兄弟然不相為引重迭為名高實如其所稱說  
矣而秋生善談引義以忼慨今歲山上源侯副鎮浪  
華也謂予曰吾聞之松英曰侯內行修潔以莊見憚  
面折不避唯事是敬常曰與其佞媚執說無功以進

鬻貴以誇不如率由 國常省己不病竟以棲遲彼  
英者吾乃英役也源侯亦受業于英矣顧彼不游揚  
其間乎而執政薦之寘是重鎮 國家若此收用其  
人又甚盛矣融嘗過邊生婦翁在此生為紹介欲以  
見融予見婦翁五年于此以為是恩慤敬人者閭里  
一處士也烏知彼翁此英而若源侯延為上客若二  
生奉為先生而使之久而愈信久而愈親者矣然同  
其名族良久疑無釋乃以語石生則曰夫是矣予爽  
然以為松君既若是奈何不似世君子輕視人若是



哉奈何五年使人謂彼夫也若是哉奈何退讓沉冥能若是哉遂賢其為人更問秋生又大異乎家居教授儒名盡世老莊申韓不辨其爲甚則稱先富國媒妁齋貸稱夫設醴能優飲宴巧合曹好巧避曹惡望猪頭入出狗肉食之類也皮相則耻欲一往見尚未果焉而君使石生曰今英從山上侯出倅浪華則今英望君之嚴教願君留意也五年既遠一見不忘猶棄不知己又以有命焉温温其恭飽人以德篤行不可及焉人誰不信且親哉君有是德侯亦已信必聽

其言持以參政侯素資其能必侃侃謀議卒定其德教謀議定德教西土誰不憤然若一父之子哉莫以加焉况融失君予思甚高論何其益君乎然強則愈不恭則不飾以謝君邊生審恭亦甚請亦聞知焉

送弟翰歸三河序

余居東都者既四年矣則翰自三河來存問起居而當其歸則謂翰曰蓋王父遭天之不弔先人承顛覆之餘四方饘粥鷄居室廬將躬不閱填溝壑者數矣而我爾二三弟妹數口之嬰孩調護之尤厚何有何

凶黽勉以免焉時吾幼不給一介之用耳而阿母稱  
未凶人也猶我爾二三弟妹匍匐而行含哺而飽呱  
呱在前嗷嗷在傍唯適意之求而載色載笑相忘乎  
劬勞鞠養撫育使之鄰下至能任負薪焉時吾少第  
君王于室家耳而我財及其壯妄誓乎以爲吾起我  
廢掩之宗而顯我父母之名則區區之參其將奚爲  
顧念母若東都也吾焉能碌碌焉於此必能赫赫焉  
乎彼里閭以俟我餘光卒莫以遲遲之意促行裝而  
去先人嘗遇我也日加譙讓憂楚或下吾至思越犢

之愛而我天資所好游息於鄒魯之業則傾橐中給  
焉其病且死謂父老曰令融也爲人余受賜以死寄  
託一言不在阿母矣阿母嘗見我也顧婢妾曰融也  
類夫子予髮種種亦奚憾顏色甚解異平生之肅矣  
而示我以田宅之所在資財之所殖每語僮僕之委  
曲及先人之狀至我時時睡不聽而罷融也今而以  
爲以我一日長于爾二三弟妹故先人不以我爲不  
肖子邈諸之孤愛顧之恩死而不已詔爾孫謀是慮  
遇我乎如此以爾二三弟妹突弁少於我故阿母不

以爾爲無令人菟裘之營懷安之意老而急也我服  
家事之埃見我乎復如此即融身有父母之命如此  
則甚重矣不可以輕也而實維盛矣東都方牧連帥  
之諸侯當國參政之大夫或述職或介相踰歲而來  
遂止焉期月則爰居爰處竿濫鴻生鉅儒亦爲之師  
友猶若掇之耳而吾四年于茲矣尚且不得焉何以  
得起廢掩之宗哉又吾玩其文也久矣雖未達其實  
辨論有餘止如有虛如盈如景如響如奇正唯歎是  
應以籍名于大父之行納交于浮華之徒使延不知

者稱大師念其能之乎而知者將謂之何尚且自耻  
焉何以得顯父母之名哉此乃我自匏瓜食及至于  
今即不得一也警乎之氣已去齧臍者日夜而至然  
而負書擔囊面目黧黑而至家里閉則以請餘光擲  
揄諛浪豈翅若蘊生屬妻嫂之笑乎是我雖則願厚  
母寧以得仰視之乎臧獲亦可以醜之也哉今我右  
顧左盼竟止所出欲以使女當我命以假數年以孳  
孳若以有成功萬一慰父母心以少免罪戾哉今我  
命係於女也女謹懋哉以賜我翰曰桑梓之拮据聞

于伯氏益知之也則止伯氏之命豈敢哉得不懋之也又得成功於白首者多矣况伯氏裁四年于茲矣及其成功孰與夫仲多哉慰藉我而行

記

佐伯侯爾雅樓記

蓋先知啓後知也即有是載籍乎而維我群醜各資魏不可動又稟汎不可處乃顧其近以擇其正矣淮南有橘冀北多馬地氣猶然而况於人則踰其衆駒唯其騏驥雖北為枳不為蕭艾則見夫蝓蟻轉丸鷄

狗若司晨若守門資自鼓不能已焉物類其形人類其面而其類交錯以委曲剖分哉虛舟放流縣旌承風任之天為人亦可然而執索以束從之靜一乘以使擢鬻之蕩遷而見夫素絲染失真色淡水和失常味稟自辨不能知焉物變無心人變有心則其變競爭愈委曲剖分哉彼人吐露其心曲載籍以成其手指設居恒以為吾豈升降于汗隆乎此七尺若磐石已真身古人之際吾則卓然鄉閭而塊然州里吾見超出於我師外人復無間然者矣然先入為主以待

來賓託人莊嶽必爲齊語自後見之有其世風申之以魏不可動則我之萬品出此之萬品而少是老非少非老是時莫皆不其正者乎唐堯克讓燕會復讓子反仲尼共甘干酒他德盡爲犬牙矣循吏酷吏貪夫廉夫彼舉各有少異矣而大同各一貫矣志業雖別相如攸慕藺曹參從守何是可異焉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其弛者何哉顧異人亦奚張員上方下故其類焉加之以汎不可處則古之萬品期今之萬品以彼舍此取此舍彼取何載籍不述此人乎是果悉近

矣即悉正也我誰適從巍巍天道聖者唯奉疑是疑非徒自入惑人亦出天夢夢閭閻誰知其原強辨謚愚昔者先正思之無邪始出混茫繼九十起以儀式天下之耳目而萬歲爲漸即季世雖疏皆惛然視聽樊之外內其將由其道哉然又夫正也咸夫近矣乖違于我星好風好雨日月照四海人好善好惡聖者蓋四海大倉之稊米是比我於彼先儒雖善傳夫言滿室堂聽之其一隅即近視未得完不遠而吾去介獨棲目經又猶細荆撞巨鐘抑挈餅不可以測海其

道竟難通乎乃自度既吾之不可動有多讀天下之書則自其不可處拓以瓠落是靈府因培塿亦有取材散木唯畀秦火詩書雖缺也外家之盧牟大延尚友斯游斯修動與處並進可以度幾乎或如乘法駕迷於襄城之野乎然迷而後明者古亦實多矣且所謂求野者今亦實多矣而既乘正為指南顧久而近者若乃大道流凡止於甌臬流水朝宗于海四走千轉歸其天分是固也然其巍其汎器之小大夙成晚成豈同乎扶寸辨枳梗哉况君為民之澤控以盈正

流不亦愈魚肥乎焉預委諸己近佐伯滕侯天質好讀書南面忘其樂大募得善書千乘侷其富築讀書之臺命之以爾雅因命予曰寡人欲之辭乃忖度微意奉旃為記

樂只館記

何生既退雖與君離居忠實賜愈無他而不知是非于侯家憂思不能安焉往見故人曰侯若珍禽奇樹異物寶器從其欲喪其志乎或不出射御之場勉厲眾士其好專在佃漁又專在小伎乎若讀詩書自有

餘以信其諾諾以陵其謬謬諂諛之言益來諫爭之  
口益閉學則爲己反以取害乎或在下則以己習朝  
典以彼承教誨視之如草芥廣坐愚弄之令其恐詢  
自以愉快在上則不病於夏畦而嗟咎儒兒猶尚媚  
其與賢於媚其寵乎若謝疾解怠朔望之朝會同之  
期尚且不足連歲卧都下舍不問百姓疾苦尚且不  
足未見二毛菟裘之逃乎或曰爲客主人張具飲酒  
咄嗟不辨宰夫受咎便嬖勞使令僕從僮奔走乎若  
兩君相見于後庭侏儒戚施御燕樂欲焉而召趙女

鄭姬燭滅有不可讀乎或縱其微行會其不同儕甚  
則觀優至於魚里走馬章臺街乎若鬻蹙老成人與  
彌子瑕卧起牽於佞媚之制不用史魚之如矢乎或  
絕鷄鳴夫人使百官怨朝莫群小驕上僭使女君多  
受侮乎若慕流俗辭近鄙倍衣紅紫貌類婦人目逆  
路之美豔竊視坐之妖麗望之不似人君群下咸化  
之乎或鹵簿之中寘突鬢之雄叱人謬不避推而內  
之溝中唯威虐是好竟止長者風乎若暴怒以黜陟  
凜雪復遷怒三仕三已使人鄂然好惡乎或超遷小

臣禮聘驚民自謂選於衆舉臯陶亦不能相士知人莫異比周賓正以得官賢者路絕欲挂冠乎若叢脞自用焉愈于世卿之檀權君母垂簾聽愈乎牝鷄之晨乎或變先君之令如夫弁髦此非矜其獨智即因便其軀又有不識而改由質之華乎若躁心覬覦上位則爲請謁之資名臣子祿漏濕其宅不則嬖幸之賜無度致仕之老無澤不則往來之費食言瓜時男女怨曠于役無期乎或重賦厚斂民室如縣磬富商大賈假之器與名乎若內知市井之賈外舉聚斂之

臣專爲商賈之行裁亡稱貸之聞己有土之君誤誇詡吏材在于身乎或自費巨萬用度絕乏則負子錢爰究爰極爰忘邦君之貴嚮其利者爲有德又守而責之不與其息乎若取人之子要贄幣之金骨肉之親缺唐棣之心魯衛百世兄弟其政好合外家忽略同姓乎或巫祝執左道依厲身以譎張而遺之重糶欲以除禍來祥其居喪不戚木若以美然日祭誰其尸之大祀身斃位之乎若奇愛嬖寵之出則其戚舊勲之列不爲世子置良師傅恐置毒之訛言有適發



乎或業已如夫人者六猶驟買姓之可レ上レ華落降我士大夫適有負レ冥令子之徒乎是古使麋鹿遊其墟者哉而今安於覆孟天下合為一家居レ聖天子之區也然而身非民之父母乎而赤子隱憂焉且自今已往籍於諸侯故人曰子忠不忍欺焉然而侯行實悉反是耳何生色喜曰樂只吾臣此君哉滕子虎曰何生豈忘身愛君之至及知時弊之細故乎不知何世人余甚忻慕焉其所居之館樂只是名即假其語識其不忘也子虎名桓姬路侯故中書舍人館在干

東都濱坊

白雲樓記

余嘗在先人之廬側初得一壞室者驅其伊威掃其蟪蛄仍其舊貫修之理之不日而成茅茨不剪椽栊不剝蓋若覆孟撮如蚊睫之居耳而几筵在中央面若干書筴在東隅若干文器在西隅所在唯是卒下帷間如無人抱經俛仰其間囂囂焉栩栩焉實維陷井之鼃者與而民心レ亡レ亦古人俯予為黠為縞不嚮往使自知之不以為此室之大乃可矣反至超然小

三河也一日由房四顧仰屋大笑因謂笑聲婆娑主人其蕩乎遂求其似白雲命之矣彼一時也乃猶大風起猶雲飛揚一旦身名共徙遠集于東都芝水之陽是郭於王國工賈雜處其肆如櫛其衆維魚則唯唯諾諾竟然之音集以大成以為隆隆乎尚將不及掩耳而走帝命賚此徒四壁立也宛其去矣他人是保何遲遲之與有遂載賄一車其輶猶毛忽去至于番坊是蜜邇於中城咸士大夫之宅也夫膏粱之性百里乎人之委曲閔然為有之寧字岸乎獄乎

僅足以待風雨乎屈伸反側戶掣肘墻支足彌徙彌小矣天上帝於予不亦薄乎然吾無怨天况尤人乎而曲肱抱膝思此浮生不可知其來焉不可改其名乎此一時也今移居市谷田之街是以永久之樂都四民者所止立錫之地其直千金且使我有廣莫之野無疆之土無民人無資斧其將得以起渠渠夏屋乎復才承權輿耳即天未厭禍焉吾顧以為屢有動搖之議必不可之數也欲以偷安有終焉之志奈何舞之鼓之猶且不可興起焉復必生小天下之意毋

寧以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徙遷有已時與斯曾雖天之爲人宜長大息者而我不屑之也即天生此德於予也不可謂何有於我哉乃已名者實之賓也於其德不違其名矣夫岳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於是焉其介石矣此名聿不可相也若夫曰雲也可以黃可以黑胡然白而已五采備至爲萬方百變無所定之色予奚適從焉色載自白復何甚焉衡門之下白屋之士薄庸假貸也曰希冀攸乎子雨下土是冒以潤萬物攝乎友風相逐而反便入却穴行藏比君子之德

非我所知也吾如浮雲哉曰豈繫樓乎未之前聞也吾室雖小之至也於四之纍纍則可使高於岑樓爲是滑稽不足取之樂只樓居姑輪奐其名自愉快焉耳隱居放言罪止於身不亦安乎曰一畝之宮上漏下溼季次原憲古之賢人也其室適其人遠我與我周旋尚帝不俾常其德詩書從風化之不能須臾爲我况乎彼此不得人面如我面哉室適遇也人遠固也融也東西南北之人若子孫欲觀環堵之宇鷄居之迹苾苾九有數如燕客愧同行之欺也夫以怨慕

哉然而此委蛇之物業已不顧焉百歲後曷魂魄復  
樂思之子孫三復甘棠之詩無益哉然而足吾之心  
也則明和己丑欠伸於為改歲入此室處也云爾

翠竹亭記

東都櫻田之地小山侯郎中之舍野叔恭之居有室  
四壁南一小牖北一小戶實維以待風雨耳叔恭一  
日誦綠竹之章于此喟然歎曰有此乎衛武公其行  
金錫其質圭璧卒以成德冀我侯天資之美而明德  
是致時侯在於襁褓遂望見他第宅謂宮室孔碩君

子所躋從者所說不苟美矣然而未有爽鳩氏之樂  
茲思雍門周之談鐵券之封不若武公之令望帶礪  
之長久也又下見諸侯過謂先驅後乘高蓋榮戟羅  
從于邁不亦盛乎然而無稱齊景之千駟即察尼父  
之微言又在百世之身天下之口莫及武公之令聞  
也叔恭欲武公其君中心藏之登望之間藏之者動  
及侯出就外傳陳說之其前大喜曰武公年九十有  
五假令倦于勤誰尤之為且戴白之臣未死顧不能  
兄弟於耄期是舉朝皆父子耳猶尚不輕視之使箴

傲于國交戒己寡人今未足弱冠不可以主社稷不  
 幸士大夫早受顧命攀援立孺子則其引翼設莫以  
 泰位則不得不承其啓沃况舉朝易地皆父子乎而  
 每見藩士大夫曰所以武公以有匪之德承綠竹之  
 頌者示欲借佐助之意藩有濟濟多士之名平生欲  
 遷己有之迹於君以見其功由是訢然專致身輔道  
 之義令聞令望日月至矣余嘗謂叔恭曰國中數十  
 里之物置之眉睫郊外數百里之觀亦目力竭一小  
 戶牖所入尚能若是今少用力崇廣之功將莫憾焉

曰櫻田之地真土坦坦客土取之遠道與穀同賈九  
 仞不知一簣之覆費許多之財貨而縣官欲逞  
 德意萬邦群后不能悉賜之甲第即人人願一畝披  
 其地即欲壁假其猶病諸則加尋尺于舊制匹夫不  
 可致之也是以吾不憾焉後因叔恭多識藩士大夫  
 因多識藩士大夫始聞叔恭歎息綠竹之章侯惠迪  
 武公之業報然以為縱觀國中數十里若郊外數百  
 里之物雖賢者亦樂此然一夫竊議其君勢德並列  
 先正有無窮口實容鄙之室其樂池池賢者乃足宜

矣不顧他余嘗卒爾不知焉大失賢者意矣又聞室  
 之名感告人曰甚哉叔恭之名室離而合也綠竹之  
 歎出此入彼翠竹命之此為幾幾乎也於實者之實  
 也或曰出此入彼室受其名乃夫進賢者承上賞之  
 類乎詩曰綠竹而翠竹之不可知施易劍之不易我  
 乎是所謂言之不通邪推美之義臣子之分然言不  
 讓躬自執真令君何執推美忽諸叔恭不得不執假  
 者矣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二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三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三

東都 澤再成季功輯

記

小泉源侯寵澤子魚記

侯孤幼而立滕林直孝專而侈費不訾又聚攫公府  
 竟至倍蓰小泉租不足折負券國僅支累卵存焉時  
 子魚雖多才藝不羈為狂十手指焉家亦微矣故不  
 得省見侯弱冠時適召因推適人諫說及危急之狀

言半而退。侯憂思數日，再召，極其言。子魚以忼慨，廼舉置左右。日夜與深言，察其有微儻之策。問曰：「汝特任是棘，與對曰：刺任則可，讎不成也。斬臣以徇民，以奉上事，又成矣。」侯曰：「王職不共，給若或滅社稷矣。私事生變，故不過削封疆也。則盡爾能力，莫敢寡人顧焉。條章既成，督責諸大夫，又使其上計畫，詰他無令圖乎？」否而曰：「大夫則無寡人，則有以出命以悖者。寡人戮汝，既而子魚內舉，有祁奚之風，燔券爲馮驩之類，靜言庸連中當速見成功。然因侯以其所好其

所惡，不支吾焉。獨及耗甚，無已，請去。疏臣也。侯愀然良久曰：「先君得侯勤夫，先臣子孫同憂耳而去之，無辜寡人，不忍也。彼亦顧寡人，則可與啜粥乎？咸饌流餒衆士，且亦捐小府，入乃令人分其祿，瘳國之急，不堪者去寡人，不怨。後歸者來寡人，不距。此舉多取於上，降殺于下，故無喪一人。侯大說，既而子魚罷滌，擿之聲散，蒞利之心事，蹈大體，不拘文法，斷不顧己他功，屢成。然因侯任不疑焉，顯不掩焉，當其奉命居外也，譖言殆成。市虎侯曰：彼身寡人身也，事成還有矜

色後摧謝曰魏侯賜謗書臣面見之矣至乎褒賞其  
 功累盛爵祿卒為中大夫深辭焉謂是德之位也臣  
 猛之類也請各當其能也侯立賜兩服刀然乏困無  
 比侯備嘗艱難且敷儒教更批政者歷十數年危亂  
 變形國復艾安既而子魚之才不能無事吹毛欲有  
 為侯百方不聽從使自老處完功又百方不聽從無  
 已免官家居厚其億焉子魚雖好學性武毅剛直乳  
 虎之聲舉誦己議齟齬人言使其不誦拊掌之餘誠  
 三呼惡聲繼者日已久矣己亦知有自敗之道也誤

以為群小積怒十夫操推以黜我也稚小刀入廷私  
 曰設窘我甚矣以報彼讒人而往藩諸有司惡言駭  
 其心矣又無己幽焉既而數歲赦侍燕居恒目送之  
 曰是子嘗驟諫忿爭如詈奴實社稷之衛也使其陷  
 于罪寡人御馭馭嘗誑焉後數歲歿侯折諸大夫  
 議曰大夫與寡人今安是堵誰之功也葬以中大夫  
 使與若干金具之命其舊僚護之自心喪七日或自  
 石之銘初其寢病恤其鯁命其所善狎扶持焉屢遣  
 左右屢賜珍羞感泣或辭曰是不寵人即寵功也遂



欲自臨顧以爲古乃使兩公子而後互遣問政書策  
聞其忘疾答不絕口一語不及子孫嘆三者曰是吾  
政寶矣又吾忠臣矣又吾知己矣遇其子孫甚盡心  
焉蓋侯者小泉中興乃不美事止此然知人任賢爲  
君之要爲政之先也融與侍嗣君宴數遭其顧問乃  
謂詩書爲訓固無論耳而父子之際伐柯不遠其則  
甚通嗣君丕從乎君父抑其中興之亞也以爲記

山子業游焉館記

子業名其室以游焉伯經繼其志以游焉室欲游焉

而居矣志欲游焉而成矣先是伯經謂子業曰人心  
之無類豈翅他人乎且其貌縱可強焉其心不可強  
焉而大人育我粲然有文以接驩然有恩以愛漸以  
致之矣使非聖哲之書不好矣竟同臭味也則以爲  
我視大人不如父視子不如他人視其父爾而不可  
觀其志可觀唯其貌則我假使克色難恐不可得承  
大人歡邪子業曰夫負鼎俎入殷商者欲成其志矣  
說者猶曰鼎俎之事乎出於說之資也即割烹之職  
實不可哉然吾祖以長子孫雖則尋尺世食其祿而

國中有制不使之遷于他乃我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乎猥解綬去不可也又觀其能取其顧一人遷去  
百人缺望稱故事亂于我不可也奈何得無此不可  
而免彼不可耶幸自昔我先君知貝原先生舉之小  
吏之家寘之師傅之尊世不改其政也今侯亦賢明  
也我亦好經術也即經術明習即今侯知之即不所  
謂青紫如俛拾地芥耳豈敢哉謂舍女所學而仍舊  
貫乎以遷去雖此無不可而免不可也我仕而無優  
則敬藏何自受敬修何自來在公息之思職息之則

官事廢弛矣則敬經術明習其將何自求哉而私情  
無已眷眷自度旦出夕歸猶有日餘以游焉于此室  
而游焉於此業人則十五年我則三十年若以有成  
與若無有成我身欲以有成子孫無遺一金之計有  
傳一經之意日誘進女致之矣女觀此游焉之志耳  
其後侯擢子業爲博士博士又傳其子孫以子業世  
舍溜池邸故使矜式西筑士大夫若其子弟來于東  
都者伯經姑待其歲云由此子業謂伯經曰我業裁  
就我志已成我愧貝原先生身居貴寵顯君天下所

以報稱主恩者哉蓋不若是則人不可知焉我不能  
已焉然人有才不才時有遇不遇豈得合符先生之  
其人而其時哉顧子生孫孫生子子得之於父父得  
之於子累世之間有其人與得其時與且父子分體  
已猶一丘之貉則父祖受之而子孫報之吾何喪焉  
斯出昔日之游焉斯入今日之游焉欲以託子孫報  
我君也若夫謂賢者各及其身榮家華國安能邑邑  
待子孫乎是不知己矣又不知世也則今日之游焉  
若昔日之游焉終始無不可者邪女其業則顧先生

志則顧乃父哉伯經曰大人循循又能誘其子乎率  
之以身啟之以憤告之其微意以其業就志成之時  
此亦出於其游焉乎諸報稱主恩者無見大人以日  
餘免割烹職今侯以賢明舉博士官之一旦則銳意  
急求以生不可者而顧今侯誦緇衣好天下之英俊  
若先君之時愛先生之才而大人不今日之游焉若  
昔日之游焉與士大夫若其子弟日講聖哲之書也  
何業而不就何志而不成而猶謂先君中興先生天  
縱君非其時我非其人示謙于子孫者奉其游焉之

志者子孫在後先在我身哉是時我見伯經政年少  
年少蓋血氣未定顧伯經恐銳意不能忍待久遠負  
父之道也欲自戒以室名所繇起薦子業屬余記焉

望富嶽記

富之山一壁而直突削成而四方其高可數萬仞基  
跋駿甲之交其廣凡百餘里自下稍稍殺而上焉而  
方顛其徑千數步許諸山宮之衝南門之庚未予升  
于參之二九之臺其建築之狀薄靡於東天他冢仰  
其巔少選失所焉辛申降于遠秋葉陂陀之東青蔥

之際若覆萬石巖獨有白盛色乙亥東征至于其陽  
密雲半封封餘如壇旁以爭峻於全愛鷹之嶠僅戴  
其帛乃北入于江都經於牛門原在前林之杪狀如  
厦屋所爲甚似是誤人而過於駿河之衢又步于永  
代之橋共立遠山上共若仰龜領共有鮮焉客其南  
共不皓皓顯顯實皆莫日照也丙子西還登于淺間  
之顛以望信邦萬山盡界遜下土盡丘垤數百里南  
多中示一其色若灰其狀率然跋磬積氣於疑立望  
其頂如視人視裕矣乙酉又東征至于江尻東出一

白大塊于前嶺之上是惟極于天餘若秋葉狀既而雲道東西來當心尼上下如雙帶而不結馭曰明日其雨果縱風雨丙戌又西還距其趾凡三十里愛鷹掩東趾巖淵掩西趾自孤松祖栢橋其間端趾其趾茅環之茅上林絡之窮髮以上雲從橫蒸乃遂西行五十里許顧見其舉白首蹙口嚮天今茲又東征攜家謂焉曰丈夫再焉婦人一焉即幾幾哉入于駿曠得風衣搖空以敝白膚左右洩矣忽閉若改造遂病于吉原月在曹中其光熊熊以獻其體如觀水中之

景乃東至于相望於江嶠鎌倉之塗白賁之宇垂天或蓋函頰之端或蓋日金之端庚子又西還至于武之駒原白額從嶧之背臨人犯前縮頸竟歿乃西南行垂二百里出于橫吹之險左山灑迤之首東北之上拖一白線白線漸大三峯三分其顛而居一竦東北二俯西南步移即移至於栗原中央竦兩邊俯至於甲府竦居西南俯居東北爰挺身大半許下皆如批是左山故也自是西北行可四里許至于赤磴又得始見至於臺原從甲府大而入于陁下若倒劍之

未隱顯益疏金澤而滅今茲又東征至于倉澤不見  
堆堞以見其偃蹇於海隅鏃鏃者四五在廬若牙璋  
之牙以刺天而少裹西足乃絕富士水於是無一障  
白雪冪其半冪中如波隴縮起冪末如覺袞蒙戎其  
冪雪之狀甲則中焉坦東升于函嶺之山以至於富  
觀之平高岡橫西其上雲其上嶽少進雲下又嶽愈  
進嶽下又雲益進岡上又嶽上處之白斷為三焉爰  
有瑤永峯寓翠微之東若有鄂之日角是予歷三十  
年所所視者也是山也隨天時與地執變其狀無窮

云吾邦自古以和之金峯加之白羽之鳥海為伍  
為四又肥之阿蘇與之巖鷲向之霧嶠毛之黑髮越  
之立信之駒豐之彥伯之泰俱鎮一方乃並稱焉而  
皆弟畜之兒孫之餘稱名山雲仍視焉凡居諸山之  
上無偶者與其形不亦奇哉予聞異邦有五嶽大邦  
之所稱實知不為之下也然又聞數襲而高矣非一  
壁不藉他也意帝令寘之吾邦表於東海與乃予  
將一蹈其顛未延此俗骨矣乃記曾所視自慰怨望  
爾

箴

女箴

處子安室終日無人闕其牖女紅成載動載言用師  
 氏之口事于父母婉婉兄弟有客改容竊視可醜女  
 妻號乘往有家出拜于舅入事于姑鼓琴與瑟御于  
 士夫肅如雍如虔如修如嚴君反目自我之需蠱无  
 攸好容匪躬之故婦永貞求祐君子遂其媾匪美窈  
 窕或娣行于中葍終弗承之詬无譽无訾觀蔽弁之  
 好牝雞之朝以晝為宵德音可右羞无咎子母有誠

用可為儀或折蔓筍三子无不利人之譽甘臨人之  
 諗甚甚人子之私不如吾子之私宜姑師室家之壺  
 或容或功或言或德蓋于四有後言愛三女无訓離  
 二姓之好于丈夫之子從謀臧勿慎勿失於罵

銘

南都墨工福井生墨銘

雖墨如晦雖墨不言爾軀是善玄德必聞

惠秀師兩蝦蟆石銘

其石維何維蝦維蟆其致維何墨池之濱其因維何

科斗之文交頸維何戮鎮蔡倫豈翅文具笏室使令  
談經應點放禁欲鳴

贊

鯉登龍門畫贊

維時龍門天懸宛然水力點額孰不以顛嗟河之鯉  
鼓鯉仰攀頭腹已龍尾不變文全化忽去欲馴是難  
維之繫之缺其末鱗

行狀

張先隊率烏水君行狀

烏水君諱周富字子善姓大冢氏先世江洲人曾大  
父事神祖徙江都大父為旣橋侯客貴重至父常  
有君視遇比臣乃艱然曰侯客猶耻之况其臣乎舉  
家辭去求建大冢氏于江都數十歲弗能得曰敝冠  
亦可加乎首不可以貫乎足今其去之先使長君康  
隆續石卷氏次使君續柳澤氏君謂如是則我兄弟  
稍稍皆去無吾宗乎意翁之計出未奈之何邪吾即  
能處子職則違之而濟所欲己不肯聽時史尚略有  
起布衣者而不習先世之典國家故事不獲焉為



東坡志林卷之三  
入貴塔川史塾人或說君曰柳澤氏祿八百石子縱  
得爲史莫過二百石恐有去縣特而逐狡鬼者我君  
俛而笑曰已事不可追也勤苦三年冠諸弟子史乃  
薦之殆爲官之人史死而失焉有奴者酒數連蕩  
晨歸常有君怒欲要其歸大責而去之使君兄弟譏  
之君恒詳不譏其幼寬惠類如此石卷君以寵視如  
子謂常有君曰張宗室上公貴矣其士大夫即視  
官之士大夫子所知也我嘗當官爲吏賜五百石  
我不幸少者而得列於宗廼止請今以周富爲吾次

子修餘燼召君告之應曰唯童子惟使大冢氏之鬼  
無餘成翁當年之志是願不者得富貴乎不能奉其  
厚意也石卷君感歎良久遂以大冢氏請于張而卒  
以故後召爲書院郎積勞爲行夫稍徒爲郎署長遷  
爲西宮行人寶曆十一年惇廟殂落二城時公  
及世子皆在張乃公使大夫世子使傳入弔君與二  
使期先入二使失期君屢使人促之丞相屢出人責  
君因入見之曰使者不幸道疾今聞愈矣請少假焉  
公使尋至世子使未至丞相出人謂君曰吾儕扶服

襄事猶懼不及則不能屢外省矣後見之西宮因  
又入見之曰相君屬事之嚴張承其賜業多矣然今  
若相君言則書藏之府後昆張與紀常不同乎僕有  
一于此以僕為寡君適使受弔僕歸使傳復寡君適  
也國章莫以虧張事亦莫虧且使者免罪戾乎願惠  
顧竟為德焉丞相許諾故事非公事不得入見丞相  
君乃請罪丞相不問其罪曰子所謂可與權者也張  
不煩刑書君之力也凡君外成國華內居墨墨故知  
之者少矣西宮罷廼君以行人秩第給事中三年

西宮復始君又為行人行人職有國家諸侯事  
與我者預知之使告大夫預備之而不發廣交道不  
能預知君素喜賓客日張具使人請謝不擇賢不肖  
更為客主人餽遺已時且曉習先世之典國家  
故事故事無失隊稱謂賢於他之行人也居五年賤  
為先隊率君自初行人通歷已十一年矣張法行人  
滿六歲食邑如誼于君而某大夫慰藉曰惜夫吾子  
數奇也君忿然作色曰數奇者在上之人莫能昭明  
耳君先世雖屏居富給構廣宅為行人徙邸中舍為

隊率亟見遷滋小而隊率當自養馬因謂大夫曰我馬置何地服馬不可若戎馬在郊也對曰且待之而不予君愈益鞅鞅焉後歲餘得病歎曰吾今若是乎何以奉先人于地下矣猶言先人所屬請起姑家永田氏于某侯家又欲起外家倉本氏不已同舍諸先隊率平生厭服其高誼也相共謀奉疏薦舉之諸大夫亦固見君居職壹敦益辨給去職奇異來咨詢顧為國器則弃睨眦陰推與之而無官缺且俟後之間疾革而卒君性温和時仇直閑辭禮多材藝少時好

讀書頗善詩雖竟弃捐不為先哲之訓欣戴焉然薄諸生曰豎儒不治而議論幸不使之弄事柄期月而亂焉其所推重天家則德廟宗室則守山莊侯丞相則高崎侯輝貞燕居之談必舉稱其一昌言一義事慨然流涕承映曰願子孫儀式之竟述德朝紀二侯附之君結髮承先考之志迨老死膠漆在身幾失幾得自彊仕受推轂乎官路快先考于宗祏而及晚節一旦陷假下遷意忽忽不樂復得諸大夫一顧不得其實以致悲夫其死以明和庚寅正月二

十有二日距其生正德壬辰十有一月十有七日得  
年五十有九葬于江都牛門北道榮寺祖北側配布  
施氏生四男長長幹字伯譽為張世子郎次長祐字  
子利君弟田安郎中令大介君畜為子亦為田安世  
子郎次長賢季長桓皆在伯譽君所三河處士岳融  
藉及君之季年數見之與伯譽君酸鼻見委焉斯謹  
狀

墓碣

昌菴君之墓銘

君諱豐勝姓岡部氏相州厚木人四顧謂此大於斗  
矣又不自治焉獨來東都不逢顧盼良久謂今之餓  
死無益彼我迺入鑿有薦紀者其相新宮侯自聘搔  
首謂天竟不欲展焉迺委質然對其君若臣聽之與  
不聽言其所知傲然不顧然人皆敬愛焉而君如無  
意於鑿而疾病為起者多矣且傷今鑿習雁而不知  
焉欲與同志論定藥品者深矣其如無意者不奔走  
重糶不驅馳聲譽也其配孺人鄰里石川氏女也柔  
順貞靜內政又治產二男二女嫁娶既畢安永庚子

五月二十四日君年六十八卒其七月二十七日孺人年五十二卒共葬于東都牛門法身寺長子名繁次子名泰孝謹與甚二女之德皆若孺人銘曰

命不可道也厥否人支之志不可奪也厥否爾移之君子之人與德以無虧哉遂承是妻幣天其有知哉

曉山之墓碣

曉山姓久保氏名義貫平安人年十三嫁小泉仕三世官至下大夫生一女二男年甫五十九死于東都郎中實天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矣長子義永葬之

小泉大法寺而侯立嶋石命余其辭曉山嘗欲獻沉香先侯而薨廼及拜主焚之竊比夫季札可以銘焉

銘曰

生孰聞薨神亨爾誠死孰建石君錫爾類

書牘

報清孝卿

過上者盲聾啞跛免而僅存下者啓手啓足而死之人梳駁跋直徑驚牛逸塊土轉可以初齒文乎字也淵也雲霧升波瀾洪翼夫大廟贍夫百官或驥奔而

駐化以爲磐若聃耳朔日劉鼻孫口援楹鳴堯登鐵  
沒跼而皆有范焉文以自信可矣前答之漏聊塞焉

與野君

賈人宗意嘗入其廬同列諸老先生不能言新進年  
少慷慨拒之干君上格其非踈懼府中者豈不君哉  
惜民間長孺之風唯距躍耳不能興起也即自度此  
見則見面折屨報然次且而不進有年于此矣而大  
君子使人不能己一造請於門下吐握引薦之乃私  
竊疑此曹丘生徒揄揚其名聲者乎不則眩予不才

見弃隱操似固之微名一以買之本是樗櫟無可用  
焉卒竟弃之乎不則貴人倦承意也維龍維光使我  
驕自爲賢者貌大人之態以爲玩弄之具乎野哉融  
也不知其不第江海廣大不擇汗穢白屋之士致之  
非三千之夥夥不可得其三人也處高明欲廣社稷  
之用者不是則不可也君常置諸胸臆云爾然而足  
大者哉宜矣鄙夫不可得而知焉遂令不佞如融亦  
怛吐握下士有無獻子之家礪錐囊中未出之意所  
謂所存而化者邪白雲樓記謹錄上是不以爲通邑

大都于君一歷鑿賞幸免覆醬耳佳集富瞻五車之  
書備掌故未爲足焉不假日月則不能卒業矣請寬  
怒寒士之長版赫蹄是奉不啻小人逐之則狎也

與子虎

足下卧牀蓐呻吟使人悽息者幾百日矣融走問病  
已離牀蓐則責言以不佞於子陽數面之交而聞其  
岌岌乎如見越人肥瘠也融也雖則游辭不可追罪  
哉然僕唯其病之聞未知其狀乎足下平生善病乃  
謂此滕家之故事不足怪也昨得相見初聞其困苦

之狀初知非其故事愕然爲悼焉不然則融之不肖  
得辱與若子虎君子者游以不仁至于此哉然足下  
之責言不受之地下而受之地土者幸甚哉足下既  
能使人輕薄且細君酒食能儀此入許生家又入郇  
公厨也以飽食以高談不知日昃而至深川邂逅孟  
明萬里與二三方外之交雄飲不覺卜夜卒以投宿  
歸路興未盡焉欲亦過聲疇昔餘歡有人情不可已  
第五倫不能寢者取捷徑走不遂其思也此獨在不  
佞之心子虎所未知而自許以陳者既遭其責言欲

以媚正色融未嘗見子蘭之賦其美惡如水中之物  
足下箴戒其妄著述此則大左祖焉而子蘭示其報  
曰古人多賦故美矣今人不多故惡矣余共同多後  
將莫同此地僕屈節若四體之無骨意子虎之救骨  
不屈乎蓋古之不可及者其唯聖人乎他之不可及  
者今人不為耳然屈與不屈唯刮目後子蘭之後而  
已佳篇完璧返上

答滕彥助

遠辱書貺懸謝其厚余報國伯璣曰足下豈足企望

不佞之所邪蓋其千慮一失者乎足下則寧居父母  
之邦我則越在千里之外苟東都搢紳淵藪鴻生聚  
萃然而陳孺子不取五嫁之婦安得游道日廣乎旋  
自寥寥耳而數年于此者一敝裘垂囊入鄉里徒取  
弟妹之笑融也雖愚陋不忍受是辱也云爾適會家  
弟來于此初見愕然已而真然漸而驩然累日與之  
語積憂或遣之未幾送別望蹤河山懸絕百端並聚  
憂蒸五內涕泗滂流其悲甚於未見之時矣不佞平  
生歸與之跡足下茲一以貫之報彥助亦如此



與鑪保卿

鑪公，國初名儒矣。而聞保卿其後矣。今見保卿之風裁，益知鑪公之才德不佞融也。無升斗之祿，無二頃之田，日鬻經術糊口，四方則心大耻，則夢見尼父伏地不能仰，為何面孔以向大聖而己身屢空，是自作孽，妻子坐我，人情憐焉。顧終身不免耻，然心實耻焉。其將不免焉，是無取之夫也。而此保卿不愛他儒，愛我己甚，乃為可異矣。設苟其有耻乎實然後進，不及先進遠矣。融意破，注解直窺聖旨，然而疾為臆說。

者而察行誼，賸賸訪政事，昏昏何聖旨，臆說之辨文。唯常言徒費日月，不世湮滅無益。彼我丈夫不為也。詩今入晚甚，則入宋然猶一二不流時俗矣。保卿知我此言莫笑，融本多誕，不備。

與新子元

吾聞會邦周匝千餘里，高山環合入皆鳥道。東北少蕩斯有磐梯湖，廣輪五十里，新橋架分派，曾陷三軍。龜城立高岸，又威外敵。其中大川交互沃，野豐壤四顧。彌迤然，是有土之用，君侯之幸也。融也一布衣無

意其要害然形執若此必多勝事迺欲何大筆如椽  
長驅踰其險究其幽峻以嘗吾伎然累巔叔枿與天  
犬牙長流聯眇夷險變狀振玉擊鼓人籟水代之群  
木衆石天作形無期恐吾伎不競然子元爲東道之  
主無慮絕糧食迺日東望心以踊躍然不之許之濟  
具而乏詢之餘暇故未能果前約子元必有揮毫鬪  
奇絕以能衡者請遠惠貺快融不逞之心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三

